



米

麥

國命書

六精圖

天機時

後漢書曰帝因西征隗囂至漆

漆縣屬古扶風

請將多王

以師之

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馬援夜至帝大喜引
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師有土崩之勢兵進有
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措畫形勢開示衆軍所
從道經往來分折昭然可曉帝日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
進軍器象大潰

又帝時三輔大旱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六

一

繫

爲湯也

是時穀一斗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

啖白骨積帝使御史候文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
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賑卹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
作糜乃知非實

北宏漢記曰時救飢中劉艾反米豆五升於
御前得糜作蒲三孟於是召尚書曰米五五

升應三孟而
入委類何也

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

皆請省閣奏收侯汝考實詔曰未忍致汝于理可杖五十
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宋書曰晉平王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年尙少

未得自專至日貪淫好財色在荊州指刻所在掙塹財貨

短錢乙百賦民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念徹白若有

破開折者悉彫簡不受民間糴此采米一升一百至時又

江西汪石
琴家藏本
天機時
六精圖
書鑑藏
國命書

不受米評米貴錢凡諸求利皆悉如此

又曰徐齊耕晉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咍詣縣
徐辭以米千斛助官賑貨縣爲言上當時議以耕北漢卜
式詔書褒美酌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東海嚴成東苑
王道益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賑卹

梁書曰任昉爲新安太守爲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唯
有桃花米二十斛無以爲歛遺言不許將新安一物還都
南史曰孔覲後爲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覲爲後軍長史
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升將百錢道存盧顥
甚乏遣使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使謂之曰我在彼三載
去官之日不辨有路糧卽至彼未幾那能使得此卽米可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八 二

載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於乞
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梁書曰庾詵常乘舟自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
寄載四十石及至宅寄載者百四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
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爲盜見效妄款詵矜之乃
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隣人獲免謝詵
曰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

又曰張率嗜酒不事於家務九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
三千石還吳地及至耗一半率問其故荅曰省鼠耗率笑
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斫問

南史隱逸傳曰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米

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卽口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

後魏書曰崔浩自撰食經序曰余備位台鉉與叅大謀賞獲豐厚牛羊益澤貨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必梁肉遠推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可復得乎故序遺文垂示來世

北史曰齊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楊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盧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美盧郎

唐書曰李峴爲京兆尹所在皆著聲績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惡其不附己以雨災疇咎京兆尹乃爲長沙荆太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謠言曰欲得米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八

三

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爲政得人心如此

又曰張萬福爲泗州刺史魏州飢父子相賣餓死者接道福曰魏州吾鄉里地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將米百車往餒於潞口求魏人自賣者給車牛贖而遣之

又曰陽城常約其三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日月食米當幾何買薪米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付酒家無留也未嘗有所蓄

說苑曰子路負重道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而爲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數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御索

霜露不停賢者欲養二親之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霜不停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釋祿而仕也

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寐顏回索米侍而來炊之幾熟孔子望見回攪甑中而飯之少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可嚮者煖煤八甑中回以爲棄之則不可置之則不潔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人所信者自也而自猶可不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後人故不易

水經注曰會稽有射的山遠望伏若射侯故謂射的的之西石有空名之爲射堂年登否常古常古射的以爲貴賤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四

之准的明則米賤的闇則米賣故諺云射的白斛水百射的玄斛米千

麥

毛詩鄘栢舟桑中曰爰採麥矣沐之北矣

又載駝曰我行其野芄芃其麥

又思文曰后稷充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耒

麥半

也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天子以稊嘗麥孟夏行冬合則首

粟不入種

邑粟句日首聲章律政未

左傳桓公曰鄭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

周蘇氏地

又文下曰魯哀仲如鄭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福魯

之麥

又成上曰晉侯夢厲公召桑田巫巫曰不食新麥矣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賑如惻陷而卒

春秋佐助期曰麥神福習

春秋說題辭曰麥之爲言殖也寢生觸凍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麥含芒事且立也

尙書大傳曰秋昏虛星中可以種麥

孝經援神契曰黑墳宜黍麥

周書曰四月孟夏王祈初禱于岱宗乃嘗麥于廟

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成生禾麥箕子傷之欲哭則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八

五

不可欲泣其爲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麥黍油油

漢書曰武帝外事四夷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宿麥今關中俗不好種麥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粟麥無令後時

東觀漢記曰高風字文通南陽宛人誦讀書夜不絕妻嘗之田暴麥於地以竿授風令護風受竿誦經書從天大雷暴雨流淹鳳留意在經忽不視麥麥隨水漂去

又曰第五倫免歸田躬與奴共發株田種麥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卒官詔遣使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

對哭有大麥數斛

又曰鄧禹平三輔糧乏王丹上麥二十斛禹高其節義表
丹領在馮翊

又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
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續漢書曰羊續爲南陽太守妻與子秘俱往郡全續閉門
不納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布衾弊褌鹽麥數斛

又曰桓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
丈夫何在西擊胡

後兩卷入至
抽丁以征之

袁山松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沛黃人使兒捃麥得五斛
鄉人尹臺遣之一斛囑兒莫遂丹後知卽令并送六斛言

太平御覽

卷入百二十八

六

麥已雜遂誓不取

王隱晉書曰王裒字偉元諸生有宥爲哀刈麥者裒遂棄
之於是莫敢復佐

晉書載記曰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
刺史戎夏多歸之符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祗
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耕種者健
殺之以徇

晉起居注曰成康三年河北謠曰麥如土殺石虎

又曰太康十年嘉麥生扶風郡一莖四穗收實三倍

崔洪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張駿九年雨稼穀于武威墩

煌種之皆生因名大麥

又前秦錄曰初苻健聞桓溫之來伐也 麥以待之故溫掠無所得軍人大飢

又曰新羅王遣使貢其方物在百濟東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其人食麥

又前涼錄曰永嘉元年嘉麥一莖九穗生姑臧

三國典略曰李岳字祖仁官至中散大夫嘗爲門客所說舉錢榮生廣收大麥載赴晉陽候其寒食以求高價清明之日其車方達又從晉陽載回鄴城路逢大雨並化爲泥息利既少乃至貧迫當世人士莫不笑之

陳書曰侯景亂時吳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隣里饑餓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柰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八

七

後周書曰大象末有強練師以無底囊萬長安市告乞市以米麥遺之隨即滿地人或問其故練曰但令諸人見盛空耳及隋初遷都龍首山長安遂空

隋書曰張文詡隱居常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慰諭之自誓不言因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論之始爲遠近所悉隣家築墻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

唐書曰開元十二年河南府壽安縣人劉懷家有大麥六畝先熟與衆麥殊色其中有兩歧四歧六歧者

又曰元和九年六月三日宰臣武元衡爲盜所害先是長

安謐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日舞了解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閨中窶孳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者謂元衡之卒也

又曰西女國每月十月合巫者齊香詣之牛散糟麥於空大呪呼鳥俄而鳥如雞飛入巫者之懷因割腹而視之每有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有災異其俗信之名爲鳥卜又曰吐穀地氣大寒不生稔稻有青麪譚九切麥營豆勞豆小

麥蒿麥

莊子曰大儒以詩禮發家小儒曰口中有珠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焉昔淮南子曰濟水通河而宜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八

又曰三春之月天子衣青衣乘青龍食麥與羊

秦子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人母病瘥思食新麥家無乃盜熟而進之聞特賞

家語曰宓子賤爲單父宰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父老謂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皆使出穫白郭之麥不以益糧具不資寇三諄而宓子不聽俄而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之宓子蹴然曰今茲無麥明明年可樹若使不耕得穫是民樂有寇也且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苦使氏有自取之心其瘡必數世不訖見季孫麥和敞然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賈書同

廣雅曰大麥麩也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麥長穗而頸墨二七以爲行西服薄穗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服且有力

范子計然曰東方多麥南方多稷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所宜也

說文曰麥芒穀秋種厚籬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

王而死從耒有穗者從爰思惟切麩周所受耒半也一麥三

縫象其芒刺之形天下來也麩音賢麥也麩音賢小麥屑覆

也麩磨麥麩麥覆屑也十三斤爲三斗從麥商聲麩煮麥也麩麥白煮也稍麥莖也

廣忍曰虜小麥其實大麩似大麥形有二縫晚麥似大麥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八 九

出涼州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赤而肥出鄭縣有半

夏小麥有秀黑大麥有黑穞麥

吳氏本草曰大麥一名穞麥五穀之盛無毒治消渴除熱益氣食蜜爲使麥種一名小麥無毒治利而不中

汜勝之書曰凡田六道種麥爲首子欲富黃金覆謂曳柴壅麥根也夏至後七十日寒地可種宿麥

又曰麥早 穗強而有節晚種穗小而少實 種以酢漿無蟲冬雪止 其雪忽從風飛去則麥耐旱

崔寔田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 瓜於祖禰

陳留耆舊傳曰高順字孝雨敦厚少華子式至孝蠶蝗爲

災不食式麥

英雄記曰布令韓暹楊奉取劉備地麥以爲軍資

曹瞞傳曰太祖會行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其士皆下馬恃麥以相付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孤爲軍師不可殺請自形因拔劍割髮以置地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常饗蜀使費禕停食繼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

西域諸國志曰天竺以十一月一日爲冬至則麥秀十二月十六日爲臘則麥熟

博物志曰啖麥令人多力

又曰近世有曰夫至巧削本爲麥入市糶之糶者無疑歸磨乃覺非麥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八

十

搜神記曰麥之爲蛟蝶由乾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也農夫麥之化者區之以災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

孔融教高齡曰高宗侯國箋言鄭國增門之崇令容高事結駟之路出麥五斛以酬執事者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八終 吳興陳燕分校

百穀部三

禾

稻

稌

秣

禾

尚書微子之命曰唐叔得禾異莖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

又金縢曰周公居東秋大熟禾獲天大雷電以風禾則盡

偃王啟金縢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出郊天乃反風禾盡

起

尚書大傳曰成王時有苗異莖而生同為一穗大幾盈車

長充廂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穗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九

一

抑天下其和為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

毛詩甫田曰禾異長畝終善且有

易治也長
畝竟畝也

禮記擅弓下曰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

更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

邑長於斯也買道而塋后難繼也

左傳隱公曰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

溫周地蘇氏邑也

秋又

取成周之禾

春秋運斗樞曰旋星明則加禾液

春秋感精符曰日下論於地則嘉禾興

春秋說題辭曰天文以七列精以五故加禾之滋莖長五

尺五七三十五神盛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禾之極

也

又曰禾者御滋液

御滋液以生故曰禾穀爲名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不至地則嘉禾生

春秋繁露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竒怪非人所意乎此

可畏也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桓公曰古之封禪北里禾所以爲

盛

蘇林注曰北里地名

漢書曰武帝外事四夷四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

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

與

又郊祀志曰王莽篡位興神仙事種五梁禾於殿中各順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九

二

其色置其方面煮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

帝穀仙之術

又曰莽使中郎平憲誘羗還云天下太平一禾長丈餘故

乞內屬

續漢書曰承字少子瑯琊人常在家陰山中耕種禾黍臨

熟人認之官便堆與而去由是發名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建平元年生於濟陽縣是歲有嘉禾

生一莖九穗大於凡禾縣界大熟因名上曰秀

又曰淳于恭字孟孫有盜刈禾黍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

盜去乃起

後漢書王符論曰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究者賊良人

又曰蔡茂初在廣漢夢入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
得其中穗輒復失之

屋之大者古通呼爲殿也極殿梁也三輔間謂屋梁爲極

以問主

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
之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乃
所以得祿秩也喪職有關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

吳志曰赤烏七年宛陵言嘉禾生曾稽始平言嘉禾生改
年爲嘉禾

晉書曰庾袞居貧木熟獲者也畢而採措尙多袞乃引其
羣子以退曰待其閒及其措也不曲行不旁撻跪而把之
則亦大獲又與土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
禮無違者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九

三二

臧榮緒晉書曰朱冲字臣容躬植禾蔬隣牛侵犯持芻
送牛而無恨色

晉起居注曰武帝世嘉禾三生其七莖同穗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盛則加禾生仁卉出義熙十三
年鞏縣民宋曜於田中獲嘉禾九穗同本九穗九洲是時
羗平六合寧

後魏書曰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子洛陽爲雁門太守家田
三生加禾皆異壘合穎世祖善之進爵地公

北史曰趙肅援原川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
田中暴人禾輒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唐書曰朔方節度郭子儀言寧朔縣界荒地廣十五里有

黑禾穀出遍地每日附近百姓掃盡經宿還生前後可得五六千石其禾圓實味甘美臣以爲天啟興王先瑞百穀故漢稱兩粟周頌來麴豈若瑞禾自出家給人足蓋陛下富教安人務農敦本光復社稷康濟黎元之應也

又曰代宗爲皇太子乾元初上降誕豫州奏百姓李氏有嘉禾生及是母禮特詔改名豫

又曰永泰元年秋京兆府上言鄠縣嘉禾生穗長一尺餘穗上粒重疊如連珠

又曰馬燧大歷四年爲懷州刺史乘兵亂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遣之施散收瘞骨墓去其煩苛秋田中生穰禾人頗使之穰音呂禾甫生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九

又曰元和中川東觀察使潘孟陽上言龍州武安川中嘉禾生有麟食之復生麟之來一鹿引之羣鹿隨焉光華不可正視畫工就圖之并嘉禾一兩以獻

淮南子曰后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而不能使禾冬生

又曰洛水輕利而宐禾

又曰夫子見禾之三變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苗苗成于穗滔滔然

曰孤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也玄山之禾

山海經曰崑崙墟土有禾禾長五尋郭璞曰白禾稻類也

白虎通曰德至於地則嘉禾生嘉禾者大禾也

說文曰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種早種也穎禾末也穀禾皮也桿莖也稾桿也

會稽典錄曰沈勲身自耕耘以供衣食人有盜獲其禾勲見而避之明日更收拾送致其家盜者愧懼齋還不受六韜曰主好田獵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

鄭玄別傳曰立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欲表府文辭鄙畧元爲改作又著頌一篇俟相高其才爲修冠禮社實大業拾遺錄曰七年九月大原郡有獻禾一本三穗長八尺穗長三尺五寸大尺圍茫穗皆紫色鮮明可愛自禾已上二尺餘已紫色有老人年八十餘以素水匣盛之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九

五

賜物三十段救援嘉禾縣令

續搜神記曰廬陵巴丘人文晁者世以田作爲業秋收以過獲刈都畢明且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先卽更穫所獲盈倉而巨富

廣五行記曰東魏後靜帝天保初四月禾夜生於帝銅硯中及明晨長數寸有穗其年帝爲高洋所入幽遇鳩而崩古今註曰和帝元年嘉禾生齊陰城陽一莖九穗安帝延光三年加禾生九貞百五十六本一百六十八穗

汜勝之書曰種禾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榆莢時雨高地強土可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之則禾不生崔實四民月令曰三月三日可種稂禾

蔓書曰禾稼爲財用之所出蔓見禾吉財氣生

廣志曰嘉禾蔓生實如葵子米粉白如麵爲饘粥牛食之
肥六月種九月熟感禾扶疏生實似大麥楊禾實似藿粒
細也折右炊停卽牙生此中國巴禾木稷也大禾高一丈
餘子如小豆出粟特國

稻

周禮夏官職方氏曰揚州宜稻青州宜麥

禮記曲禮下曰凡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

又月令曰季秋之月天子乃以大嘗稻先薦寢廟

又內則曰飲重醴清糟黍醴清糟

又曰取稻米舉糲漉上息酒切下所九切之小功狼臚昌錄切膏以與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九

稻米爲醏之然切

左傳昭五曰鄙人藉稻履行之也

春秋說題辭曰稻之爲言藉也稻冬舍水盛其德也故稻

太陰精含水漸洳乃能化也江旁多稻固其宜也宋均注日稻包

襄也稻仔水不生故曰塗糲也

孝經援神契曰汚泉宜稻

爾雅曰稌稻也今沛國呼稌也

廣雅曰粢稻其穗謂之禾

東觀漢記曰劉歌拜盧江都尉歲餘遭旱行縣人持稻告

吏強責之租敝應曰太守事也載枯道至太守所酒數行

以語太守太守曰有敝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也敝

數叱太守曰鼠何敢爾也

後漢書曰鄧晨爲汝南太守與鴻郗陂數千頃田

鴻郗陂名今在

豫州汝南縣東成帝時月東水溢爲害翟方進爲丞相奏罷之

江表傳曰孫亮五鳳元年交趾禱草化爲稻

吳志曰鍾離牧字子升會稽山陰人少居與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認之牧曰木自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民縣長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請之長曰君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願來暫住今以少稻率此民何必復留

又曰黃龍三年申卷縣野稻自生改爲禾與縣

晉中興書曰孫畧字文度吳人少田於野時年饑穀貴人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九

七

有生刈其穀畧見而避之

晉書曰杜預修邵信臣遺跡激用強清諸水以浸稻田萬頃餘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

又曰惠帝征成都王狼狽左脚三指拆匍匐入稻苗中賴侍中嵇紹以身捍之

又曰郭翻字長翔武昌隱士也不交世事唯以漁釣射獵爲娛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稻將熟有認之者悉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又曰袁甫嘗詣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繪中之好莫過縣

綿不可以爲稻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蠶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

宋書曰顧觀好學年六七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觀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齊書曰范雲常從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文惠顧謂雲曰刈此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狗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

南史曰孔秀之有吏能仕齊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穀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爲大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九

八

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

梁書曰鄧元起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

又曰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着獺皮冠帶刺力侯隣里稻熟收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之曰君稻幸熟取一擔何若田主將執之因拔刀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定徐擔稻而歸

隋書曰梁陳五壇祭法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黍盛爲六飯粳以敦稻以牟黃梁以簠白梁以簋黍以瑚粢以瓊

又曰齊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元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比境得以周贍

唐書曰開元十九年揚州奏穠生稻二百一十五畝再熟
稻一千八百頃其粒與常稻無異

又曰孟元陽為曲環大將軍吏環使董作西華屯元陽盛
夏芒履立稻田中須從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歲無不稔
軍中足食

淮南子曰江水肥而宜稻

又曰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

又曰離稻先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為籼與
稻相似耨為其少實也

戰國策曰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君患之蘇子往
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
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今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九 九

其所種下水東周必為種稻而後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
可令一仰西周受命於君矣

國語曰越敗吳王孫雄請和范蠡不聽雄曰范子先人有
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
助天為虐乎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稈疏機穗如馬尾
大粒無芒穗而米簿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稊益
慮

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對短稈短穗多秕厚糠薄米
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碎米不大碎定熟仰

天而死

又曰史起為鄴令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為

史公央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斤鹵兮生稻梁

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復與師伐吳已王縣晝夜馳走三日饑願見生稻取而食之

抱樸子曰南海晉安九熟之道

會稽典錄曰夏香有盜刈其稻者香助爲收之盜者慙送以還香香不受

風土記曰穰穀之紫莖稂稂 稂二音稻之有青穠米皆青白者也

水經注任延爲九貞太守教民耕莧法與華同名曰舊種白穀七月大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九

十

世說曰晉簡文見田中稻苗不識問人是何草左右答曰是稻簡文歸三日不云寧有得其末不識其本

郭義恭廣志曰有虎掌稻紫芒稻赤犢南方有蟬鳴稻七月熟稻有蓋下曰正月種五月穫訖其莖根復生九月復熟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漢稻七月熟此三稻大且長三枚長一寸益州稻之長者米長半寸

說文曰稻稌也稻紫莖不黏者也稂稂稻不黏者也耗也

徐暢祭祀曰舊種熟常用九月九日薦

汜勝之書曰種春凍解時耕及其土種種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不通冬至後百一十日可種稻地美者用種詒

俞益期賤云交址稻再熟而草深耕種收穀薄
異物志曰交趾稻夏冬又熟農者一歲再種

雲南記雅州榮經縣土田歲輸稻米隨畝五斛其穀精好
每一斛穀近得米一斛炊之甚香滑微似稻味

崔實四民月令曰三月多種秔稻

博物志曰海陵縣扶江接海多麋獸千千為羣掘食草根
其處成泥名麋峻民人隨此畧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
任昉述異記曰夏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
天下民

物理論曰種者溉種之總名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九

七

養生要集曰秔稻屬也稻赤秔之總名也道家方藥有用
稻米秔米此則是內物也稻米粒白如霜味若主温服之
令人多瘦無膚秔甘主利臟長膚好顏色

左思魏都賦曰清流之

清流
近鄴西北御稻

又吳都賦曰國稅再之稻鄉貢入蠶之綿

盧毓冀州論曰河內好稻

秔

出漢
通用

說文曰秔稻屬也

宋書曰陶潛為彭澤令公曰悉令吏種秫妻子固請種粳
乃使五十畝

陳書曰徐孝克所生母患疾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

後孝克遂常啖黍有遺粳米者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後魏書曰安三同遼東胡人也太宗使同與長孫嵩並理
人訟世祖卽位除清冀二州刺史同長子居典太倉事盜
官粳米數石以養同大怒奏求錄居自劾不能訓子請罪
太宗嘉而恕遂詔長給同粳米

神仙傳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與嵇叔夜入山游戲烈後
獨入太行山忽聞山東地如雷聲往試之見山破石中有
孔徑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搏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米
烈自食數丸因提歸以與叔夜而皆成青石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曰西方佛沙伏國有昔尸毘王倉庫
爲火所燒其粳米集燃于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雪患彼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九

國人民須以爲藥

廣志曰粳有烏粳黑穞有幽青白夏之名

張衡南都賦曰其厨膳則華鄉里秬油臯香秬

左思蜀都賦曰黍稷油秬稻漠漠

魏文帝與朝臣書曰江表唯長沙名好未何時比新城秬
稻也上風炊之五里聞香

秬

說文曰秬稷之黏者

爾雅曰象利也

廣雅曰秬稷粳也

禮記月令曰仲冬之月乃命大會秬稻必齊酒熟曰酋大

熟成也

又內則曰釴醴酒醴皂羹菽麥蕡稻黍梁秫惟所欲

晉書曰陶潛字元亮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
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秬乃使二頃五十畝種
秫五十畝種秬

管子曰黃墳黍秫

崔豹古今注曰稻之黏者爲秫禾之黏者爲黍

廣志曰有赤者有白者胡秫早熟及麥

養生要集曰秫米味酸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九

十三

百穀部四

稷

粟

稷

毛詩駟頌閟宮曰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禮記曲禮下曰凡祭宗廟稷曰明粢

又內則曰豕宜稷

國語曰稷爲稷不能蕃殖

爾雅曰粢稷也

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粟爲粢也 孫奕曰稷粟也

說文曰稷五穀之長也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爰有膏稷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

廣志曰破滅稷逼麥稷此二者以四月熟

本草曰稷米甘而無毒益志氣補不足

鄭氏婚禮謁文贊曰稷爲天官

盧毓冀州論曰貞定好稷地產不爲無珍也

粟

歸藏曰剝良人得玉小人得其粟

河圖說徵曰蒼帝起天雨粟

說文曰粟嘉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

爾雅曰粢赤苗芑白苗

粟赤梁粟也芑白粟也 粟已門莒音起

尚書仲虺之誥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

糝

孔安國注曰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莠除若莠生苗能生粟恐被鋤也治粟屬

毛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又小宛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周禮地官下曰倉人掌粟入之藏

鄭立注曰九穀盡藏以粟為主

禮記曲禮上曰獻粟者執右契

契券要右導也

禮記祭法曰父母既歿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左傳僖上曰冬晉薦飢使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

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又襄元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又襄六曰鄭子皮卽位於是鄭飢而未及於麥民病子皮

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

又昭六曰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

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

趙簡子合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

一

諸侯之大夫輸王粟

春秋佐助期曰粟神名許給姓慶天

春秋說題辭曰高而平者爲原平而和者故宜

又曰粟助陽扶姓粟之爲言續也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

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粲然謂之粟四變入曰米出

甲五變而蒸飯可食

宋均注曰粟受五行氣而五變故乃成可食

陽以一立爲

法故粟積一大分穗長一尺文以七烈精以五立故其字

西米爲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字合米而爲粟

均

注曰賣調陽生長也受五行氣有變

春秋潛潭巴曰天雨粟無德者與有德者不祿小人進大

臣辱

公羊傳僖上曰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桓公無

障谷無貯

何休注曰有無相通

穀梁傳莊公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論語雍也曰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隣里鄉黨乎

周禮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破木爲相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菑蔬之實

史記曰武平穀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又曰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豪傑皆爭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拒柴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金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

三

又曰漢興七年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太倉之粟新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也

又曰文帝徙淮南王道死民歌曰一斗粟尙可春一尺帛尙可縫兄弟兩人不能容

又汲黯傳曰河內失火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河內人或父子相食臣謹發河南倉粟以賑貧乏上賢而釋之

史記曰大將軍青遂至箕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倉軍留一月而還悉燒其城餘臨以歸

漢書曰麗食其說齊王曰漢英豪賢爲才皆樂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蚩漢之粟方舩而下

又曰公孫弘起家徙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食以脫粟
糲飯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
有之乃退去

又曰父主偃諫代匈奴曰秦始皇使天下飛薊脫粟起於
東陸琅瑯貞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種而致一石

又曰秦將王離涉河圍鉅鹿章邯鄲其南築道而輸之粟
又曰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

粟弗能守

汜勝之
書又載

又東方朔傳曰侏儒長三尺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長
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亦
死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

四

又曰賈捐之上書曰武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不可
食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字聖明曉風角占候爲章句長
民田還置餘二石及刀鋤於田陌上明日求之亡去疑其
鄰家儲曰此人非偷者呼縣功曹語曰君何取粟置家後
積菱中功曹疑服

後漢王符潛夫論曰富貴則背親損舊喪其本心朽貫千
萬而不忍賜人一錢積粟腐倉不忍貸人一升

後魏書曰任城王雲爲冀州刺史雲畱心政事甚得下情
於是舍城長吏請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
又曰世祖引高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

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地方一里則爲田三頃若動之則畝益三升不動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數率爲粟二百一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

又曰偉胄字尊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險胄以家粟造粥以飼飢人所活甚衆

後周書曰王暉爲華州刺史時關中大飢徵稅民間穀食以共軍費或隱匿者令遁相告多被笞捶以是人有逃散惟暉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

唐書曰始平人宗士耽負米一石委於大倉而去云願少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

五

益軍國高祖嘉之賚布百段

晉史曰高祖性嚴而難犯事多親決嘗有田婦與軍士墾訴明誤無以自明帝因鞠吏曰雖屬官吾可市而代之兩訟未分何以爲斷可殺馬剝腸視其粟有則軍士誅無則婦人死遂殺馬馬腸無粟因戮其婦境內肅然莫敢以欺漢實錄曰王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性都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飾子之過也乃還其所沉粟私財以修之

孔叢子曰子思居貧其友餽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修子思曰爲費而無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酒是謂少而愛多也於義則無名於行則不全行之何也子思曰

然仍不幸而貧於財至及困乏將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讌也方乏於食而乃飲讌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度義而行之

又曰季桓子以粟于鍾饋夫子夫子受而頒門人之無著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居致粟今而施人無乃乖彼意子曰吾受而不辭爲季孫之惠受而不爲富惠於一人豈若數百人哉

管子曰桓公觀於野曰何物可比君子之德隰朋曰粟可比君子之德管仲曰苗始出生也胸胸乎音似孺子安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可比君子桓公曰善

晏子春秋曰北郭騷見晏子曰願託所以養母晏子分倉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七

粟府金以遺之辭金受粟晏子見疑出奔北郭子遂造公庭曰寡子天下賢人去齊敵必來侵臣見國之侵不若死請以頭白寡子因自殺景公聞大駭自造晏子

又曰十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

曾子曰曾子魯君饋之粟辭不受使者曰子無求於人人自致之曰與人者驕人受人者畏人縱子不以是驕我能無畏乎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

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也

之何重故也今爲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從視負粟者

莊子曰周家貧貸粟於監何侯侯曰待我得色金將貸子周作色曰周昨來有呼周者視輒中有一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水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激西江之水迎子可乎鮒魚曰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呂氏春秋伍子胥諫吳王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吾讐而參吾仇乎

又曰飯之美者立山之禾不周之粟不周山在崑崙山陽山之稌

南海之秬崑崙之南故曰陽山稌異西爲之廉租墨黍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

商君書曰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

荀卿子曰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若貸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淮南子曰鬻棺者欲民之疾疫畜粟者欲歲之飢荒也

又曰黃帝治天下力牧泰山稽輔之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

又曰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高誘注曰蒼頡始視鳥跡篆文而造書者也有蒼莢

則詐爲萌生去本走末棄耕作粟而務墾力之地天知其然故雨粟也

采而春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後取
量最多者種之

桓階別傳曰階爲趙郡太守路有遺粟一囊耕者得之舉
以繫樹數日其主聞還取之

桂陽先賢畫讚曰成子郴中人能達鳥鳴爲郡主簿與衆
人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覆車雀相呼往食之衆
人遣視信然

王子年拾遺記傳曰東極之東有龍枝之粟言其枝屈曲
若游龍食之善走又有鳳冠粟似鳳之冠食者令人多力
有雲渠粟叢生葉似芙蓉食之益顏色粟莖赤黃皆長二
丈干株叢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八

博物志曰雁食粟則翼垂不能飛

鄒子曰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嘗乘馬不覺牝牡朱買臣貧
賤之時孳孳修藝不知雨之流粟志在經傳也

京房易妖占曰天雨粟不肖者食祿與三公易位天雨稻
黍者亡天雨稻大臣嘗朴誅

古今注曰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節三年長安雨
黑粟元帝竟寧元年南陽山郡縣雨粟色青黑味苦大者
如荳小者如麻子赤黃味如麥建初二年九江壽春雨粟
光武建武二十年清河廣川雨粟大如莧實色黑

吳氏本草曰陳粟神農黃帝苦無毒治痺熱渴粟養腎氣
拾遺錄曰吏尚侍郎桓恭仁欲改墓學士舒綽曰此所擬

之處掘深五尺之外亦有五穀若得一穀卽是福德之地
公侯世世不絕恭仁卽將綽向東令人掘深七尺得一穴
如五色甕大有粟七八斗北地經曰粟田蟻運粟下入此
穴當時朝野之士以綽爲聖

任昉述異記曰光武興洛陽斗粟萬錢人死者相枕

又曰馬不食粟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又曰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筐得之不以道用
之橫橫放也

又曰粟得水而熟餽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
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熱

又曰闔廬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

九

六韜曰武王入殷發鉅橋之粟以與殷民

說苑曰十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

又曰墨子語禽滑釐曰今凶年與子隋侯珠又與子一鍾

粟子將何擇釐曰粟可耳

亦具珠部

又曰高平王遣使者從魏文侯貸粟文侯曰須吾租收邑
粟至乃得也使者曰臣初來時見瀆中有魚張口謂臣曰
吾窮水魚命在呼吸可得灌乎臣謂之曰待吾南見河提
之君決江淮之水灌汝口魚謂曰命在須臾及須決江淮
之水比至君還必求吾於枯魚之肆今高平貧窮故遣請
君貸粟乃須租收大王必求臣於死人之墓

風俗通曰燕太子丹仰歎天爲雨粟

賈誼書曰鄒穆公有合食鳧雁者必以稅無敢以粟於是倉無稅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稅於民請曰稅食鳧雁爲無費也今求稅於二石粟而易一石稅食雁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爾知也夫百姓胸牛而耕暴背而芒勤而不食情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上食也奈何以其食養鳥耳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書

晁錯書曰利民欲者莫如用爵致粟矣能以粟拜爵者皆民之有餘者也

汜勝之書曰欲知歲宜以布囊成粟等量埋於陰地冬至大飢江淮間童謠云大兵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貴如金洛中謠云雖有千金黃無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飽千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 十

金何所直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黃金而無斗粟餓死者相食人爲之語虎豹之口不如飢人劉備在荊州粟與金同價永嘉之亂洛中飢荒懷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填委市門而無粟麥袁宏上表云田畝由是丘墟都市化爲珠玉又曰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爲蟲蟲害民春秋云穀之飛爲蟲是也中郎王義興表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蟲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也帝有慙色

又曰宋高祖之初當晉末饑饉之後既卽位而江表二千餘里野粟生焉

又曰淮南諸山石穀生穀也袁安公云石穀石上生藥名穗之尤小者是也

應翌像讚序曰赤眉賊攻其所居城翌盡以私穀數十萬賑城中于時粟斗數萬不稱其仁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

十一



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終

吳興陳恭分校

百穀部五

豆

麻

一豆

焦贛易林漸之戰曰且種菽豆暮成藿葉心之所願志快

意愜

毛詩豳雅曰七月烹葵及菽

又魚藻采菽曰筐之筥之

又後稷曰藝之荏菽荏菽蒹蒻

左傳成公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春秋佐助期曰豆神名靈殖姓藥樂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一

春秋說題辭曰菽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屬也菽赤黑

陰生陽大體應節小變象陽色也

宋均注曰陰陽而蒼夏也大體謂多黑地小變

謂時之然也

孝經援神契曰赤土宜菽

爾雅曰戌菽謂之荏菽

郭璞注曰系菽然以為大豆菽春伏齊侯獻戌捷菽傳曰戌菽也管

子亦云比戌山出冬慈及菽布之天下今胡豆是也

龍魚河圖曰歲暮夕四更取二十豆子二十七麻子家人

頭髮少合麻豆著井中呪勅井使其家竟年不遵傷寒辟

五瘟鬼

史記曰張儀說韓王曰贛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

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糲糖

又曰棄爲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
共含菽飲水無菜茹

又曰赤眉平後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

又曰光武二十年寇恂爲潁川郡大主旅豆收得一萬餘
斛以應給諸營

又曰鄧禹攻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
輿士飢爭取之

又曰劉平嘗爲餓賊所得平叩頭曰老母飢少氣待歸爲
命願得歸飯母畢馳來就死賊卽遣去母已食平日向與
賊期義不可欺乃復往賊驚其信義曰不忍食汝平旣免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二一
乃撫莢得三升豆以謝恩

又曰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兄爲赤眉賊所得賊欲殺
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肥健願代兄賊義而
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
放之

後漢書曰世祖自薊東南至饒陽燕萋亭馮異獻豆粥

又曰馮異延岑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
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

又曰獻帝在長安穀貴豆一斛二十餘萬

又曰汝南有舊鴻郟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毀之時人

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烹我芋魁
方進字子城 芋魁芋根也

漢名臣奏曰丞相薛宣曰陛下八月耐祠嘉美上昇皇天報應茂陵寢廟上食曰立鳥來至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食物之象也

蜀志曰彭羨與諸葛亮書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折咽喉愚夫不爲也况僕頗別菽麥者哉

魏志曰華佗還家太祖累書呼佗佗恃能醫事猶不上道託妻疾太祖大怒使人往視若妻信疾賜小豆四十斛

吳志曰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陸遜遣親人韓扁賚表報遇敵於江中羅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以旋賊得韓扁其知吾闔挾且當忽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豆與諸將奕某射戲如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三

又曰趙達善芋使人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計飛蝗射隱大無不中

王隱晉書曰時王浚稱制邊郵潛使人問霍原原不達浚旣銜之又有遼東內徙三十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劫原爲豆者霍也浚遂害原懸其首誅生悲哭其中

宋書曰廢帝子業景和初人種紫花草及豆皆化爲白花俄而帝見廢之應

南史曰傅琰爲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雞所食一人云乘一人云豆乃破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

北齊書曰庫狄伏連之家口百數盛夏之日料以倉米升不給鹽菜嘗有飢色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臣

餅伏連問此豆因何而得妻對向於豆馬豆中分減充用
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

唐書曰裴綱爲河東道租庸等使時大旱諳請入計代宗
召見問權酷之利一歲幾何請久而不對帝復問之對曰
臣有所思帝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閒二百里見農
夫愁歎穀粟未種誠爲陛下憂之而乃責臣以利故臣未
敢卽對

又曰真元中李元諒爲隴右節度使開部下荒田數十里
勸軍士樹藝歲敕菽粟數十萬斛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爰有膏菽

管子曰桓公伐山戎得戎菽以布天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四

鸛冠子曰兩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民非水火不生
活聖人治天下使民菽粟如水火

淮南子曰河中水調而宜

又曰孟夏仲夏天子衣紫衣乘赤輜

輜赤馬
黑髮也

食菽與鷄

說苑曰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雁
出而見殫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
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

無德也景公曰何爲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
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雁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
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

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殫之有若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殫何足恤哉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喬實

二十七
四實也

大菽則

小菽則搏以芳稱之

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寡浮葉疏節小美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

世說曰魏文帝使東阿王七步作詩不成當行大法王應聲曰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五

又曰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菹以平菹汜勝之書曰大豆保歲易爲宜古所以備凶年也種大豆率人五畝大豆忌甲卯三月榆莢時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尙可種小豆不保歲難得宜樵黑時種畝五升豆生布葉鋤之生五六葉又鋤之治養美田畝可得十石一斗大豆有萬千粒

又曰夏至二十日可種豆帶甲而生不用深耕豆花憎見日則黃爛而根焦矣知歲所宜以囊盛種平量埋陰地冬至後五十日以發取量之最多者焉

說文曰小豆菽也箕豆莖藿之菽少也

物理論曰菽者衆豆之總名

稽康養生論曰豆令人重榆令人眼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麻子七枚赤豆二

七枚著井中辟瘟病甚神效與龍魚圖語少異故重出

又曰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枚女吞十四枚竟年無病

益部耆舊傳曰米倉字卿雲之蜀從處士飛寧受春秋糶

小豆十斛屑之為糧閉戶精誦寧今之歛得米二十石倉

不受一粒

陳留耆舊傳曰小黃桓枚為都尉功曹與郎君共歸鄉里

為赤眉所得欲殺咳之枚求先死賊義釋之送萱豆一斛

又曰八月雨為豆花雨

廣雅曰大豆未也小豆荅都台切也踈巨逆切豆豌豆踈豆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一

胡豆踈雙龍切雙也音雙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巴菽巴

豆也

廣志曰種小豆一歲三熟味甘白豆粗大可食刺豆亦可

食租豆苗似小荳紫華可為麵生朱提建寧胡豆有青有

黃者

鄴中記曰虎諱胡胡物皆改名胡豆曰國

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南昌兩豆光武建武三年春繼

一疋易一斗夏野生旅豆民收取之明帝永平十八年下

邳雨大豆似槐實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傾離豆見日即傾葉食者

歷年不飢豆莖皆大若指而緣一莖爛漫四畝

博物志曰左元放度荒年法擇大豆粗細調勻種之必生
熟按之令有光煙氣徹豆心內先一日不食以冷水頓椒
三升服訖其魚肉菜果酒醬鹹酢甘苦之物一不得服經
口渴則飲水慎不可煖飲初小困極數十日後體力壯健
不復思食大較法服三升爲劑亦當隨食先食多少增損
之歲豐欲還食者煮葵子及脂蘇肥肉羹漸漸飲之須豆
下乃可食豆未下盡而以實物腸塞則殺人此未試或以
爲然也

又曰人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動難恒食小豆令人肥燥
癰理

本草經曰大豆黃卷味甘平澤生平治溫痺筋攣膝痛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七

大豆張騫使外國得胡麻胡豆或曰戎菽塗癰腫煮汁食
之殺鬼毒止痛赤小豆下水排癰腫血生太山

吳氏本草曰大豆黃卷神農黃帝雷公無毒採無得去面
豨得前胡烏啄杏子牡厲天雄鼠屎共密和佳不欲海藻
龍膽此法大豆初出土黃牙是也生大豆神農岐伯生熟
寒九月採殺烏豆毒並不用玄參赤小豆神農黃帝鹹雷
公廿九月採小豆花一名應累一名付月神農甘毒七月
採陰乾四十日治頭痛止湯

魏王花木志曰交州記木豆出徐幢間子美似烏頭大葉
似柳一年種數年採

唐明皇雜錄曰盧懷慎清真素不營產業當器重宋璟及

盧從愿見之甚喜留連未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葉數粗而已此外儻然無辨

孔融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惕烈士之心與豆三斛

曹子建鶴雀賦曰言雀者但食牛矢中豆馬矢中粟

葛龔薦戴昱曰兄弟同居二十餘年及為宗老所分昱持妻子逃蕭業入虞澤招穫野豆以自賑給

麻

毛詩黍離丘中有麻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禮記月令曰仲秋之月天子乃以大嘗麻先薦寢廟鄭立注曰

麻始熟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爾雅曰磨泉實孫炎注曰廣麻子音汾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麻必莖長疏節而危陽少本而莖堅

厚臬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虫不食麻節也

東觀漢記曰周黨遺閔仲叔生麻叔嘆曰我欲雀煩甘受而不食

齊書曰宣帝陳皇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之乳后夢人以甌麻粥與之覺而驚乳因此豐足

淮南子曰三秋之月天子衣白衣乘白駱食麻與犬

又曰汾水濛濁而宜麻

王子年拾遺記曰有飛明麻葉黑實如玉風吹之如產亦

又曰東極之東有紫麻粒如粟色紫 爲油則汁如清水
食之日視鬼魅又有倒葉麻葉如則莖色紅紫亦名紅水
麻言水麻乃有實食之顏色白潔子

鹽鐵論曰大夫李斯與鮑巨子俱事孫卿鮑巨飯麻蓬藜
脩道白屋之下李斯爲秦丞相終致五刑

本草經曰麻子味甘無毒主補中益氣令人肥健

養生要集曰麻子味甘無毒主補中益氣服之令人肥健

麻子一名麻蕒一名麻勃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九

百穀部六

黍

稔

梁

東藩

黍

尚書君陳曰我聞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又盤康曰若農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尚書大傳曰夏昏火中可以黍稷

毛詩曰黍離閔宗周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

心搖搖

韓詩曰黍離百邦作也

薛書注曰詩人未已兄下得憂不識物視彼黍乃以為稷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又甫田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薿盛貌也

又魚藻黍苗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

儀禮壻禮曰贊設黍于醬東

又特牲饋食禮曰佑食搏黍投祝祝以授尸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農乃登黍

又曲禮曰黍曰薌合

又內則曰羊宜黍豕宜稷

左傳昭公曰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杜預注曰黑牡秬黍也司寒北

方宜宜之神也爰勿皆牡黑良事於外故祭其神以上黍

春秋佐助期曰黍神名侑倭蘭邾

春秋說題辭曰精移火轉生黍夏出秋改

杜預注曰春之夏故移也農昔

謂曰黍之言暑也必須暑改得陰乃成也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米爲黍酒

以扶老爲酒以序尊卑且禾爲黍東序宜養老也

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稭二米郭璞注曰秬亦黑黍但衆米異耳漢和帝時召城五黑黍

或二四實一黍米得黍二斛入斛是也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桓公曰古者封禪鄙上黍所以爲

成應郡注曰鄙上山也音耀

漢書曰冀州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

後漢書曰承宮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

子之家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官不與計

推之而去由是顯名

晉書曰劉聰時河東天蝗唯不食黍豆靳准率部人收而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日飢

甚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符堅讎羣臣於釣臺秘書侍

郎趙整以堅頗好酒因爲酒德之歌曰獲黍西秦採麥東

齊春封夏發鼻納心迷

隋書曰李士謙隱居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率至涼處飼之

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

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

又曰李士謙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

於親賓來萃輒陳俎豆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

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誼亂嘗集士謙

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
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尙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
敢弛情退而相謂曰旣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
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疎頓至於此

唐書曰德宗以宇和節令文武百辭進農書獻種種及
是百寮始進兆人本業三卷司農獻粟及黍各一斗

韓子曰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甚昭侯令人粟廩吏果竊
黍種糶之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藝焉爰有黍膏稷

又曰魚山有人一目是少昊子食黍

韓子曰吳起攻秦小亭倚一車轅北門外令曰能徙此於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三

南門外者賜上田上宅及有徙者賜如令俄又置一石赤
黍東門外令曰能徙北於西門外者賜如初民爭徙之乃
下令曰攻亭能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於是攻之
一朝而拔

淮南子曰冬三月天子衣黑衣乘玄駱駝爲黑食黍與菽

黍菽小類耳

又曰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絕繼而霸故樹黍者無不穫稷
樹恩者無不報德

又曰渭水多力而宜

淮南萬畢術曰取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欲飲酒取
一丸置舌下酒吞之令人不醉門冬赤黍薏苡爲丸令婦

人不妬

白虎通曰清明風至則黍稷滋閭闔風至則種宿麥黍
抱朴子曰張子和丹法用鉛朱砂曾清水合封之蒸之於
赤黍米中也

紀年書曰惠成王八年雨黍

國語曰子餘使公子賦黍苗

黍苗水雅其詩曰士

子餘曰重耳之

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陰膏澤之使能成

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

在宗廟為祭主

家語曰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請用之孔
子先食黍而後桃其左右皆掩口而笑之公曰黍者所以
雪桃非為食也孔子對曰臣知之矣然黍五穀之長郊社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四

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
臣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也今以五穀之長雪
五果之下者從上雪下也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
公曰善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黍

莖而徹下穗

以長搏采而薄

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噉

北縣切

而香如此者不傷

音

先時者

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

與遂

葉高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

短穗而厚糠小米令而不香

令新也

又曰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以和

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

又曰飯之美者南海之稻

楊泉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總名

崔實四民月令曰四月可種黍謂之上時

汜勝之書曰黍者暑也種必待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時有兩強土可種黍畝三升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心傷無實凡種黍皆如禾欲疏於禾

禰衡別傳曰十月朝黃祖在鸞衡舟上會設黍臠衡年少在坐黍臠至久自飽食畢搏以弄戲其輕慢如此

劉向別錄曰言鄒行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生黍到今名黍谷焉

列女後傳曰東平衡農師太尉薨農欲奔赴無糧自致妻願從行行止紡績庶以自資行至聚亭遇天霖雨畱獨母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五

舍母舍後有空園農曰此園可以種黍從求分種之獨母曰此久廢園唯恐生劣手不多耳何分之有乎農遂與妻斬荆棘種之黍將熟獨母曰乃更曰黍當分農欲委去妻曰不如收歛以示之安其意然後乃去農遂從之後還獨母以昔黍歸農遂有取

說文曰秬黑黍也一稔二米所以釀鬯也黍來屬占黍者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可以爲酒

廣雅曰粢黍也黍稷謂之粢

崔豹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長安雨黑黍粟如禾和帝元興元年黑黍穗一禾二實或三四實生任城得粟三斛

八斗以薦宗廟

廣志曰有牛黍有稻尾秀成赤黍有馬革大黑黍或云稷黍有温屯黃黍有嫗亡鷲鴿之名

吳氏本草曰黍神農甘無毒七月取陰陽益中補氣京房易妖占曰天雨黍粟大人出走

荆楚歲時記曰十月十一日黍雁俗謂之秦歲首未詳黍雁之義今北人此日設麻羹豆飯當爲其始熟嘗新耳博物志曰地節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蚍

稔

范曄後漢書曰烏九國其地宜稔

穆天子傳曰天子至赤烏赤烏獻稔麥百載

廣志曰有赤稔有白黑青黃燕鴿凡五種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六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稔

說文曰糜稔也

崔豹古今注曰糜稔也

梁

禮記曲禮曰祭宗廟之禮梁曰薺其

又郊特牲曰飯黍稻粱白黍黃粟

爾雅曰麩赤苗苞白苗

郭璞注曰麩赤粟白與粟皆好麩也建爲舍人自別米赤白苗也又曰是

伯夷所食首陽山草也

廣雅曰藿粱來稷也

續漢志曰桓帝之初享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

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媼女工數錢

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此皆謂爲攻食也城上烏尾畢通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歛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畔逆父旣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旣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姪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者靈帝旣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慊慊春黃梁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人春黃梁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王教靈帝使賣官受新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七

復諍順怒而止我也

唐書曰涼州都督計欽明嘗出按部有吐蕃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欽城內有美醬乞二升梁米乞二升墨乞一挺是時賊宮四面阻泥河唯有一路得入欽明詐乞此物以喻城中冀有簡兵練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晤其旨者尋遇害

淮南子曰不能耕而欲黍稷不能織而意衣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

又曰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粲之飯藜藿之羹

糲

文繡孤白人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禦寒

國語曰欒伯爲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

呂氏春秋曰吳起爲鄴令民欲之曰終古斥鹵生稻粱
楊泉物理論曰粱者黍稷之總名也

神仙傳曰吳孫權時有一人種粱在山中患猿猴食之聞
介象有道聊衍乞辟猿 法象告之無他法也汝明日往
粱所望見羣猴方往時使大喚語之曰以白介君使猿猴
莫復來食粱此人倉卒直謂象欺弄之明日視粱遇羣猴
適欲下樹試承象語上猴卽各還山出遂便絕跡

廣志曰有具粱解粱遼東赤粱魏武帝以爲粥

本草曰白粱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益氣有襄陽竹根名
最佳黃粱出青萇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八

楚辭招魂曰稻稈粱麥粢黃粱

傅休奕雉賦曰飲以華泉之水食以立山之粱

東蕃

左思魏都賦曰雍巨之

魏書曰烏凡地宜東蕃

廣志曰東蕃色青黑粒如葵子幽涼并皆有之

西河語曰貸我東蕃償我田粱

上林賦曰東蕃彫胡

飲食部一

酒上

世本曰儀狄始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

戰國策曰帝女儀狄作酒而進於禹

春秋緯曰凡黍為酒陽據陰力動故能以麴釀黍為酒

釋名曰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澤久而味美也亦言馱也能
否皆強相馱持也又入口咽之皆馱其面也

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又言造也吉凶所
起造也

又曰醪音遂酒母也醴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酎三重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三

一

酒也醕薄酒也醕會酒也

酒經曰空桑穢飯醕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

菹

胡板切

甜醕

音花

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

周禮天官甸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
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醞齊五曰沉齊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事酒如今之
醕酒也昔酒

久酒今之舊醕也清酒
今之冬釀夏成者也

禮記月令孟冬曰是月也乃命有司秫稻必齊麴糵必時

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酒官

監之無有差貸

有司謂煮酒之官六物者一曰秫稻二曰
麴糵三曰湛熾四曰水泉五曰陶器六曰

火齊命酒官監之無
有差貸謂失誤善惡

又曰禮曰待於長者進酒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酬少者不敢飲

又檀弓曰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平公飲酒師曠李

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燕於寢杜蕢

入寢歷階而升酌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

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三酌皆謂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

心或開余是以不與爾言謂始來人時開謂東爭有所發爾飲曠何也曰

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舞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知悼子在

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養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

是以飲之也言調飲酒食養也近臣亦當規君疾憂爾飲何也曰簣也宰夫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三

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

又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洒如魚敬貌二

爵而言言斯言言示敬也禮已三爵而油油油油說敬也以退禮飲過三

爵則敬殺可以去矣

又樂記曰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

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

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

又坊記曰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曰陳公子完奔齊桓公使為正卿辭

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

卜其夜不敢君子曰以酒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為淫樂也

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文宣公上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君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

又成公下曰鄢陵之戰楚王召子反謀穀陽盍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可反內監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又襄公二十三年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既獻已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

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三

三

又昭公十二年曰晉侯與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

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寡君中此爲

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繩有肉如陵寡人中此

與君代代更也興亦中之

又哀公下曰齊子我夕夕視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

氏方睦使疾而遣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內潘沐并得肉酒肉潘米斗可以

木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又曰衛侯占夢嬖人以熊占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不

得與小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占託

卜夢而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毛詩國風曰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又小雅魚藻曰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又小雅曰伐木許許釀酒有藇

又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

尙書酒誥曰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恣庶邦庶土
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
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
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彛酒越庶國飲
惟祀德將無罪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
棊有恭不敢自服自逸矧曰其敢崇飲厥或語曰奉飲汝
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論語曰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三

四

禮記外傳曰五齊三酒皆供祭祀之用五齊尊而三酒卑
所以明齊者酒人和合之分劑之名也一曰泛齊二曰醴
齊三曰盎齊一名醖酒四曰醕齊五曰陳齊一名澄齊三
酒者列於堂下臣下相酌酬酢之用一曰事酒一名醪酒
新成者酌飲有事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史記曰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
人遂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善肉不飲
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

又曰高帝除秦苛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帝患之叔孫
通知上益厭也說上願與諸弟子共起朝儀漢七年長樂
宮成羣臣皆朝十月復置法酒諸將侍坐殿上皆伏以尊

卑次坐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又曰沛公先入關屯灞上項羽至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羽大怒欲擊之沛公因項伯見羽羽留沛公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項王默然項莊入以劍舞欲因擊沛公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甚急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立踴目視項王項王按劍而跪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三

五

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父叅乘樊噲也王曰壯士賜之卮酒與斗卮酒樊噲飲之王曰賜之彘肩則有一生彘肩噲覆盾地拔劍切而嚼之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又曰曹叅代蕭何爲相一遵何約束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及賓客見叅不事上皆欲言至者叅輒飲醉之終莫得言丞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曰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叅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請按之叅乃取酒將坐飲亦歌呼與伯叅

又曰高祖過沛置酒自擊筑爲歌使沛子弟佐酒

又曰高后與諸呂劉氏大臣飲宴令朱虛侯爲酒吏章曰

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后可之酒酣諸呂有一人醉亡
酒章追斬之后與左右皆大驚也

漢書曰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 天下享祀祈福扶

哀養疾百福之會

又曰百未旨酒 百華之水酒也 布蘭生 芬芳布列若蘭之生也

又曰于定國飲酒至石不亂益精明

又曰陳遵字孟公每大飲賓客閉門取脂轄投井雖有急

終不得云

又曰張讓專權孟他以滿挑酒一十遺讓拜他為涼州刺

史

後漢書曰光武詔馮異歸家主家使太中大夫齋酒牛令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三 六

二百里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

又曰寇恂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以酒交歡

又曰呂恭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儂慕

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 問遣也

又曰郵憚汝南人也汝南太守歐陽欽請為功曹汝南舊

族十月饗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

歛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真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

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

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憚於下坐愀然前曰

司正舉觥 變色祀也司正主按禮儀者罰觥爵也 朋黨搆姦罔上害人所在

荒亂怨惡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肱股以直從曲此既無君

又復無臣憚敢再拜奉觥飲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橡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欵意少解曰實欵罪也敬奉觥

又曰張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歡飲嘗來候輔適會歲節公卿朝罷俱詣府奉酒上壽極歡飲衆人皆慶美之及父卒既塋昭遣使賚牛酒爲釋服又曰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

魏志曰徐晃破關羽振旅還摩陂太祖迎見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與晃酒勸晃且勞之曰前焚選賜將軍之功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三

七

又曰呂布騎將侯成遣客收馬十五疋客悉馭馬云向布城欲歸劉備成自將兵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讓五六斛酒獵得十餘猪未飲食先將半猪五斗酒自入詣市前跪言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猪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

邴原別傳曰原初辭家求學原舊性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畱則師韓子助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士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餽可一飲讌於是

其坐飲酒終日不醉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三

八



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三終

吳興陳杰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四

飲食部二

酒中

魏略曰太祖時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爲賢人清酒爲聖人

又曰王陵表滿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爲寵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勲方善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聞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遣還

又曰華歆能割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四 一 爲異

又曰烏桓東胡俗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常仰中國九州春秋曰曹公制酒而孔融書啗之曰夫天有酒旗之星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之內不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免融官

吳志曰孫權以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令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唯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道人呼招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亦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

又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顧雍有所啟訪若合雍意事可

施行郎相與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卽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行郎退造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不其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恩之其見敬信如此

又曰孫權常命諸葛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飲酒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尙父九十擁旌旗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爲不飲者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

又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都督受勅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肴寧乃持賜手下百餘人食之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不時肯持寧引刀置膝上阿謂之曰卿見禮於至尊孰與甘寧七尙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都督見寧厲卽起拜持酒以通酌兵各一兩盃至二更時御枚出斫斫驚動遂退寧益貴重

又曰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不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革韋耀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當減或密賜茶茗以當酒至於罷衰更見逼強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剋發擿私短以爲歡笑

又曰督廣陵運漕大起圖祠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

蜀志曰簡雍拜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於道謂先主曰彼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晉書曰 戎嘗如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 字公榮在坐如人荅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

晉書曰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之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又曰陸抗與羊祜推橋割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四

三

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手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又曰阮孚爲散騎常侍以金貂換酒爲有司所彈

又曰謝奕爲桓溫司馬謂之方外司馬因以酒逼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何由得相見奔遂引溫一兵師於廳事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 亦何所怪之

又曰陸納字祖言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熟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酒可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曰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正可三升肉亦不足言後何溫開曰外有微禮方寸遠郡欲與公一

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彛在座及受禮唯
有酒一斗鹿肉一拌座客驚愕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
升納正可二升今有一升以備盃酌餘瀝温及賓客並歡
其率素温更敕中厨設精饌酣宴極歡而罷

又曰何克字次道能飲酒雅爲劉恢所貴恢每云見次道
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温克也

又曰陶侃每飲酒有常限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浩更勸少
進侃悽然曰年少時嘗誠之乃已

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
常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
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輦藍輿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四 四

傾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豫後車功曹在尋陽
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
醉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
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卽
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聲音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
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者有酒輒設潛若先
醉便語我醉欲臥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
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着之

又曰顧憲之爲建康令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共都下
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美焉

又曰孔顛爲江夏內使性便酒每醉輒彌日不醒居貧常

嘗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擁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又曰顏延之好騎馬遨遊里巷遇舊知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

又曰沈文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酒亦至三斗常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又曰袁粲爲丹陽尹嘗步屣白楊郊野閉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飲酣明日此人謂彼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四

五

又曰蕭思話嘗從文帝登鐘山北顧中道有磬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鐘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閒意

又曰彭城王義康傳曰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爲長文帝所親敬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負初寧陵卽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

齊書曰高帝幸東宮諸王宴飲因遊玄圃圃長沙王晃提華蓋臨川王暎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疑及王敬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武

帝已下酒並大醉盡歡日墓乃去

南史曰謝密子莊莊子肅爲吳興太守既至郡致弟淪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又曰顓字仁悠肅弟也顓弟淪字義潔嘗與劉俊飲推讓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沉酒千日俊甚慚無言初肅爲吳興淪于征虜渚送別肅指淪口曰此中惟宜飲酒淪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交歡飲各至數斗

又曰王琨儉於財用酒不過兩日輒云取酒難過遇之

梁書曰初梁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酒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四

六

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席之美也

又曰陰鏗嘗與賓友飲宴見行觴者因迴酒炙以授之衆坐者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辭鏗嘗爲賦擒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

又曰張纘爲湘州刺史初吳規頗有才學郡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相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子夜便卒規恨纘悲慟而憤哭

兼至信次之間又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
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

南史曰南海有頓遜國在海峙上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
花汁停甕中數日而成酒

後魏書曰太宗引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太宗大悅賜浩縹
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鹽酒故與卿同
其味也

又曰高允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
悅之

又曰胡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常
祭之前則先求旨酒時燉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四

七

與史諭者以潛爲君子

又曰李元中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崩棄官
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濁酒一奉迎
神武問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
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豪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
輒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遠見
之

又曰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宋遊道曰此人是遊道邪常
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神武之司洲饗朝
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

飲此酒

又曰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可多有貧暴朝廷中有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與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日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廻賜帝又褒美之

又曰劉藻字彥光文宗之廬江太守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一石不亂藻爲平東別將辟於洛水之南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不才非古人度亦不畱賊虜而陛下輒當醞曲阿之酒以侍百姓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

又曰裴祭傳元顥入洛以祭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爲中書令後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四

八

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祭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慙竊神器爾月卿誠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性情祭曰北海志在醕醢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爲合酌

又曰齊郡王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無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

又曰阮孚性机辨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顧常於室內置酒十餅餘瓶上皆加帽欲戲子適入室見卽驚喜曰吾兒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

北齊書曰段韶尤嗇於財雖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
尙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
杯酒

又曰高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儉節與光州
刺史李元忠生平遊疑在齊州夜飲憶元惡開城門令左
右乘騎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

又曰齊河南王孝瑜武成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
吾飲汾清二盃勸汝鄴酌兩盃其親愛若此也

又曰齊皇甫亮性質樸純厚終無斥言矯飾屬有敕下司
各列勤惰亮三日不坐土雀文宣王親詰其故亮曰一日
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實優容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四

九

又曰周文帝聞韋叟養高不仕辟之不能屈期帝卽位禮
敬逾重乃爲詩願時朝謁帝不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
斗號之曰逍遙公

唐書曰定州總管李元通性剛烈無所屈撓初城陷爲劉
黑闥所囚其故吏有以酒食餽之者立通謂之曰諸君哀
吾困辱故以酒食來相寬慰耳吾當爲諸君一醉可乎遂
與樂飲因請劔起舞畢以劔潰腹而死

又曰蒲桃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貢獻及破高昌收馬乳
蒲桃實於苑中種之并待其酒法上自損益遠酒酒成凡
有八色芳春酷烈味兼醲益旣頒賜羣臣京師識其味

又曰麟德元年九月壁州刺史鄧弘慶制酒令平索者精

四字

又曰張鎮周拜舒州都督舒州卽其本邑鎮州乃多市酒肴就望江舊宅盡召故人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踞敦嘯昔之歡十日贈以錢帛旣而垂泣謂親賓曰此者張鎮周與故人爲歡今日以後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禮隔不得交遊因與之訣自是親戚有犯法一無所州境因茲肅然

又曰李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嘗與宰臣貴戚內宴酒酣遞唱迴波樂甚喧雜失禮次至景伯歌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禮飲只合三爵君臣雜混非宜席爲之散時人稱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四

十

又曰李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盡決公務廷無留事

管子曰桓公飲管仲酒仲棄其半公問其故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臣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焉晏子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之家晏子立于門曰國得無有故乎君今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臣不敢與焉公乃移於司馬穰苴之家穰苴荅如晏子公復移於梁丘據據左執琴右擁箏行歌而至公曰樂哉無彼二子何以持國無此一臣何以樂身

孫卿子曰醉者越百步溝以爲跬足也俯而出城門以爲

萬丈之門酒亂其神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四

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四終

吳興陳杰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五

飲食部三

酒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諺云堯舜千鍾
孔子飲百觚子路嗑嗑尙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子
何辭焉子高曰以予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飲酒
列子曰夫顛者之墜車也雖疹不死骨節與人同犯害與
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
乎其胸是故物而不懼彼得全與酒而猶若是况得全
於天乎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五

一

韓子曰晉公平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而嘆曰莫樂爲人
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
避琴傷於臂公曰大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
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嘻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
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又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
有國之恥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論
囹圄出薄罪處二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又曰宋人有少者欲効善見長者飲無餘亦自飲而盡之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肉樽有敗酒將軍於

諫曰今君厨肉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

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淮南子曰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主酒吏承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

抱朴子曰鄭君酒釀成囚以附子甘草屠內酒中暴冷乾如雞子大一丸投一斗水立成美酒

又曰葛仙公每飲酒醉當入門前彼中竟日乃出會從吳主到荊州還天風仙公舡沒吳主謂其已死須臾從水上來衣履不濕而有酒色云昨爲伍子胥召設酒不能便歸以淹留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五

一一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曰爛腸食之

韓詩外傳曰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卽序者謂之禮跣足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醜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酒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驅不可以沉不可以酒

黃石公記曰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單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一單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爲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賈誼新書曰晉師伐號號公出奔至澤中曰吾飢渴甚其御者進清飲服脯問御曰汝何故詖諛曰恐君必亡所以儲也號公作色怒御者曰臣言誤也君所以亡者天下皆

不肖疾公賢也號公喜據軾而笑饑餒乃枕御者膝而臥御以塊代其膝而去號公因餓死

神異經曰西北外海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門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升不食五穀魚肉唯飲夫酒忽有飢時向天仍飲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千萬物與天地同生

又曰西北荒中有酒泉此酒美如肉清如鏡其止有五罇取一罇復一罇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死不生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虫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也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氣是必秦獄處也上使忘地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帛帛百疋後屬車上盛酒爲此故也

說苑曰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文侯不盡公乘不仁舉白浮君也

又曰吳王飲從酒胥諫曰昔白龍下清令之淵化爲魚漁者射中其目白龍上告天王捨萬布衣恐有射目之患也

論衡曰東風至酒湛溢按酒味酸從東方水也味酸故酒湛溢也

又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聖人胸腹小大與人均等

若飲子鐘宜食百牛能飲百觚則能食十羊仗文王身加防風孔子身如長狄文王孔子率禮之人垂譽後世豈千鐘百觚耶紂車行酒騎行炙二十日爲一夜接紂以酒爲池因謂車行酒以肉爲林因爲騎行炙耳或是覆酒滂沱於地因以爲池釀酒積糟因以爲丘懸似肉林因言肉林也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遣成都以所服鸚鵡裘就市易錢貫酒與卓文君爲歡

典論曰孝靈末百司洒酒酒千文一斗當侍張讓子奉爲太醫令與人飲去衣露形爲樂也

又曰洛陽令郭珍家有巨億每暑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五

四

羅穀被之祖裸其中使進酒

又曰阮宣子嘗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店便獨醉酣暢雖當世貴盛不可諸也

又曰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遙造高陽池日暮倒醉歸醅酹無所知時時乘馬駿倒著

白接羅舉鞭向葛強何如并州兒高陽地在襄陽疆其地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都于現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也遊有高是皆種竹及長秋芙蓉覆水是遊宴名家山季倫遊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桓

曰此是我高陽池也

又曰鴻臚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恒飲酒不見酒家覆餅布日月久則糜爛羣曰公不見糟中肉乃更堪久羣

常與親舊書云今年田得七百斛林木不了麴糞事

又曰周顛字伯仁風德雅重深遠危亂還江東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人謂之三日僕射

又曰諸阮能飲酒客至宗人間若集不復用杯酌嘗以瓮盛酒賓主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猪來飲酒去上便共飲

之

又曰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華縣從事言至齊督

郵言至華

又曰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阮籍胸中

壘隍故須澆之

言同相如惟有酒異大枕小字

王大嘆曰三日不飲酒覺

形神不復相親

宋明帝文章志曰沈瞻酒一飲或連日不醒自號土頭也諺以大飯爲上頓起于枕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五

五

王孝伯云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也

神仙傳曰孔元方者專修道術元方令人惡衣疎食飲酒

不過一斗年百七十餘歲道成人或請元方同會人人作

酒令次至元方作令元方無所說直以一杖柱地因把杖

斂豎頭在下足以上以一手持酒倒酒之莫能爲也

列仙傳曰酒客者梁巾上酒家客也作酒常美曰售萬錢

有過逐之主人酒便酸敗

異苑曰有虹食薛願釜中水盡願輦酒飲之虹吐金滿釜

四置豐富也

益都耆舊傳曰楊子拒妻劉臣公之文字奉漢有四男二

女拒早亡教道閨門動有法則長子元珍常出飲酒自與而歸母不見十日諸弟謝過乃見責數曰夫飲食有節不至流酒者禮也汝乃沉荒慢而無禮自爲敗首何以帥先諸弟

郭仲產湘州記云衡陽縣東南有酈湖土人取此水以釀酒其味醇美所謂酈酒每年常獻之晉平吳始薦酈酒於太廟是也

時鏡新書曰晉海西令董勛云正旦飲酒失飲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賀之老者失時故後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斗輒醉令人長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五

南岳夫人傳曰夫人設王子喬瓊蘇綠酒

孝子傳曰蔡順字君仲母飲酒吐嘔恐母中毒嘗吐驗之楚辭曰蕙有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又屈原曰衆人皆醉惟我獨醒漁父曰衆人皆醉何不備其糟而飲其醢

梁四公記曰高昌遣使獻乾蒲桃凍酒帝命杰公逐之謂其使曰蒲桃七是滂三是無半凍酒非八風谷所凍者又無高寧酒和之使者曰共年風災蒲桃不熟故駁凍酒奉王急命故非時耳

又曰劉表有酒爵三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雅七升仲雅六升季雅五升又設大針于坐端客有酒輒以

勳之驗醉醒也

博物志曰劉玄石曾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飲之至家大醉其家不知以爲死葬之後酒家計向千日往視之云已塋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又曰西域有蒲桃酒積年不敗彼俗傳云可至十年欲飲之醉彌日乃醒

古今記曰烏孫國有青田核得水有酒味甚湛美如好酒飲盡卽隨更注水隨成不可久七則苦不可飲名曰清田

酒

世說曰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其父晝寢因共偷服散酒父時覺且記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醒會而不拜父問其故毓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五

七

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問會會曰偷酒乃非禮所以不拜又曰阮籍遭母憂在晉文王座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理天下而阮籍以重哀顯于公座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輒神色自若步兵校尉作尉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爲步兵

或云籍與劉文飲兵厨中酒未盡而醉而物故若如事者爲之肆景元年卒太始中靈猶存焉

又曰劉靈縱在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室中人見譏之靈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室屋爲禪衫諸君何以入我禪中

又曰張季雁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縱適一嘗獨不爲身後名也張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卽時一杯酒

嶺表錄異曰南中醞酒卽先用諸藥別濁漉粳米漉乾旋入麴和米搗熟卽綠粉矣熱水洩而團之形如餡餠以指中心刺作一竅布放簾席上以枸杞構葉卷之其體候好弱一如造麴法既而以藤蔑貫之懸於烟火之上每醞一年用箇幾餅子固有恒準矣南中地暖春冬七日熟秋夏五日熟既貯以瓦瓮用糞掃火燒之辦有不燒之括為酒清也大抵廣州人好酒晚市散男兒女人倒載者日有三二十輩生酒行卽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拐呼鄙夫先令嘗酒盆上白瓷甌謂之甌刮一刮三文不持一錢來去嘗酒致醉者常墟嫗但笑弄而已蓋拍賤之故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五終

吳興陳杰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六

飲食部四

嗜酒

使酒

嗜酒

傳曰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舍政舍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自舍則以

其內實遷于蘆蒲嬖氏易內而飲酒內室室物妻妾家數日國遷

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

又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窟室地室而庚飲酒擊鍾焉朝至未

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謂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谷皆自

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則有將使子哲如楚歸

而仁在庚子子哲如駟氏之甲伐而楚之伯有奔雍梁而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六

鄭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又曰齊惠樂高氏皆嗜酒樂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疆於陳鮑

氏而惡之惡陳包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

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區告鮑文子

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也則皆將飲

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

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

後漢書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取怒

曰帝方對我欣正此時特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又曰馬氏為人嗜酒濶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

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

魏志曰徐邈字景山魏國初建爲尚書侍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枝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渡邈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免刑後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癘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又曰時苗子德胃鉅鹿人也少清白爲人惡疾建安中人丞相府出爲壽春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吹往謁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恙恨還刻木爲人暑曰酒徒蔣濟豎之於墻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爲不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日願得美酒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以飲之億往而啖肴膳酒斟升減則隨宜之不亦快乎

晉書曰逸字孟祖遇亂避難渡江依胡毋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衣閉室酣飲以累日適將排戶入手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坎不能下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舍晝夜人謂之八達

又曰孟嘉爲桓溫參軍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

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未得中趣耳

又曰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曾稽王道子昏營尤甚唯狎昵諂邪於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

宋書曰衡陽王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之飲略少醒日文帝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罪上報之曰此非惟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徵航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此旨酣縱不改遂以成疾以至於終

又曰范泰初爲太學博士外弟荊州刺史王忱請爲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旣傷生所宜深誠其言甚切忱嗟嘆之久曰是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

又曰劉邕穆之子也河東王歆之與邕俱預元會並生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歆一盃酒不歆之因教孫皓歌荅曰昔爲汝作臣今汝比肩旣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梁書曰王瞻爲吏部尙書性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愈固不廢簿領武帝每稱瞻有三術射棋酒也

南史曰陳暄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遍歷王公門沉酒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諷暄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

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
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勝於往日老
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彼
天吾所志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
能立言 騎父子呼爲痴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
譚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寥當時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
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爲非
吾以不飲爲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
康成一日三百盃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
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嘗譬酒猶
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六

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
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同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
之門陷池武陵之第遍布朝野自言懽悚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
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
何水曹眼不識杯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
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
丘吾將老焉

後魏書曰夏侯道遷長子史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鎮遠
將軍南克大中正史性好酒居喪不成醉醪肥鮮不離于
上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畧盡人間倩負數

猶千餘疋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於是昏酣而卒
初史與南人辛甚康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
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
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晏儻或有之庶共歆饗及史
亡後三月上已諸人相率至史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
陰室中微闇咸見史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孟執酒
似若獻酬但無語耳

徐魏書曰李元忠徵拜侍中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于懷
惟以聲酒自娛太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開心園庭羅種
菓藥親朋尋訪必留連畏賞每挾巨攜壺遨遊里閭每言
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六

五

後目中書令復求爲太常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
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不可任以臺閣其子揆聞
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多僕射不勝飲酒樂爾爰僕射時
宜勿飲酒

北齊書高季式傳曰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
子又是高祖之壻勢盛當時因退食之暇尋高季式與
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鑰不消難固請云我
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一宿不歸家
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
允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
勢脅我邪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

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爲我痛飲命左右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白魏帝腸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饗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讌集其被優遇如此

唐書曰王源中爲戶部侍郎翰林丞旨學士性頗嗜酒嘗占對源中方沉醉不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迢逐終不得大用以眼病永免所職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六

六

列子曰子產之兄公孫朝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正道之安危人里之悔悵室內之有無九族之親疎雖水火兵刃交於前不知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晉有羌人姚馥字世芬克厖圍馬每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之事常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清麴共藪之木不足以爲蒸薪七澤之廉不足以爲克俎桓庖言渴於醉酒羣輩呼爲渴羗武帝受以朝歌守馥辭願且爲馬圍時賜美以酒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羗不復呼渴故辭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池其味若酒

馥乘醉而拜受之

世說曰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持器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闔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視鬼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從之伶跪而呪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酒進肉隗然已醉

又曰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使酒

史記曰李布爲河東守孝文帝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畱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六 七

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嘿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

又曰孝武建元元年灌夫入爲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徒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

其游如父子相得驩甚恨相知晚也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辭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早臨武安許諾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侯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酒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憚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于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諤謝曰吾昨日醉忽妄與仲孺言乃駕往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六

八

去謝丞相卒飲至夜極懽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不得由此怨灌夫魏其後丞相娶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強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劾女兒咄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

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身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去

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遊邀飲賓客醉歌言門烹兩都尉游徵後來用調羹味游傲大怒縛捶數百

吳質別傳曰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持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肥卽自宜爲瘦愈恚真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杙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汝不搖牙何敢恃勢驕耶太平御覽

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耶質顧叱之曰未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

吳志曰權旣爲吳王歡晏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去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拔劔欲擊之侍坐者未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樂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德義欲與堯舜比隆會何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也

又曰胡綜性愛酒後謹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不備責也

又曰凌當擊賊圍先期統與督將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酒驟際一坐舉爵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所不爲其酒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荅衆因罷勤乘酒凶慄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男斫勤數日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屬士卒身當行矢石所攻一面應時破壞諾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許以功贖罪

晉書曰庾純爲河南尹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克四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晏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尹行嘗居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六

十

人前今何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五百者充之先有布魁者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功隆望重意殊不同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凶由爾一人充曰輔佐三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凶純曰高貴公卿公何罪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佐之因得出充慙充表解職純懼上河東尹闕中侯印授上表自劾

晉裴栢傳曰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李舒嘗酣讌慢傲過度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貴人正禮不亦乖乎乃止

又曰裴遐嘗任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和如是

宋書謝起悛爲人時方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醉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去亦無如之何以失機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

宋書曰蕭穎達出爲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晏酒後坐於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觀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爲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悅者以法繩汝汝復何理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心愧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一

十一

又曰謝善助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後雖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陳書曰柳芬爲散騎常侍性愚慧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爲有司劾免於家

風俗通曰陳國有趙祐者酒後自相署或稱亭長督郵祐復於外騎馬將絳幡云使我者也司徒鮑宣決獄云騎馬將幡起於戲耳無他惡意

又曰汝南張妙酒後相戲逐縛捶二十下又懸足指遂至死鮑昱決事云原其本意無賊心宐減死

風俗通曰巴郡宋遷母名靜往阿奴家飲酒遷母坐上失氣奴謂遷曰汝母在坐上何無宜適遷曰觴痛誤再人各

有氣豈止式遷罵奴乃持木枕擊遷遂死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六

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六終

吳興陳燕分校

